

中国小说 50 强

1978 年—2000 年

张承志 著

金 牧 场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2 辑: 1978 ~ 2000/ 韩少功等著.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ISBN 7-5387-1572-X

I. 中… II. 韩…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
- 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5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~ 2000) 第 2 辑

金 牧 场

作 者: 张承志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字 数: 310 千字
印 张: 14.125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2-X/I · 1508
定 价: (全 10 册)298.00 元 (本册 28.80 元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—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序 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

录

1	/	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1	/	上 部
1	/	第一章
34	/	第二章
72	/	第三章
107	/	第四章
142	/	第五章
187	/	下 部
187	/	第六章
234	/	第七章
284	/	第八章
332	/	第九章

上 部

第 一 章

生命，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。生命的孕育、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。生命像音乐和画面一样暗自挟带着一种命定的声调或血色；当它遇到大潮的袭卷，当它听到号角的催促时，它会顿时抖擞，露出本质的绚烂和激昂。当然，这本质更可能是卑污、懦弱、乏味的；它的主人并无选择的可能。

我目击过这样一次生命的诞生——

马群里有一匹灰白寒碜的老骡马将要分娩。牧民 B·T 认为这匹将生的马驹应当是一匹如漆的黑驹。但是他的话无人相信，因为老骡马的皮色简直像一团肮脏的硝碱，像一堆沾着尘土的肠衣。那天的夜漆黑得不见马耳，灰骡马在一块箭草地上抽搐着卧倒了。

整整三天三夜，她在那里卧着，抽搐着嘶吼呻吟，那块箭草地磨成了秃沙滩。

第三天夜里又漆黑如墨，我蹲在地上手里牵着笼头，可是看不见自己牵的马。牧人 B·T 掏出一把尖刀子，挨着我也蹲下来。他那半扇车轮般的胸在“呼呼”地喘。他在黑暗中突然大声自语起来：

“喂——若是伤着你的前腿的不是你父亲红儿马而是我的刀，——那么跑不远的黑骏马能相信我是好心吗！喂——若是伤了你的后腿的不是你的母亲白骡马而是我的手，——那么夺不了标的黑骏马能相信我是真心吗？”

我听得毛骨悚然。

我只记得那如漆的黑夜。

我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是我看见了——只有我在旁边。我看见了一把攥紧的尖刀从那神秘的门户里插进去营救一个诞生。我看见了那衰累的骡马在痛苦和喜悦中抽搐呻吟——她的嘶声曾使我联想到一个真正的女人。我看见了草潮屏息不语。我看见了黑暗从四下潜来围护。牧人 B·T 最后大吼一声，一团湿淋淋粘乎乎的血块重重摔在我的膝上。我看见了一匹骏马的诞生，一个高贵的生命的诞生。

天亮了。

在喷薄的晨曦中，小马驹站了起来。我惊奇地不知所措。它浑身漆黑，如烟似墨。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它是黑马呢？”

牧人 B·T 说，因为它的母亲在诞生时，也就是说，灰白骡马在还是匹马驹子的时候，曾经是这种高贵的黑颜色。

原来，色彩就和音符一样，早在诞生之前，它早已藏在精血之中，注定了本质和命运。因此，应当承认生命就是希望。应当

说，卑鄙和庸俗不该得意过早，不该误认为它们已经成功地消灭了高尚和真纯。伪装也同样不能持久，因为时间像一条长河在滔滔冲刷，卑鄙者、奸商和俗棍不可能永远戴着教育家、诗人和战士的桂冠。在他们畅行无阻的生涯尽头，他们的后人将长久地感到羞辱。

我崇拜生命。

我崇拜高尚的生命的秘密，我崇拜这生命在降生、成长、战斗、伤残、牺牲时迸溅出的钢花焰火。我崇拜一个活灵灵的生命在崇山大河，在海洋和大陆上飘荡无定的自由。

J

可恶的尾翼一直遮挡着他的视线。他总得用劲扭过头来，从那块闪烁着红绿灯的巨大铝板的后侧眺望。可是舷窗外一片苍茫暮色，滚滚的云层平坦地铺向天际，使人心情更加不安。他记不清什么时候忘记了海洋，最初似乎他还曾经企图凭脑力判断下边的海域位置，但后来那平铺的细软云层替换了海洋。他也记不清什么时候又发现了陆地，他只觉得自己钝笨地转了一个念头，意识到自己已经飞临了一片异乡的领空。衬衫的硬领卡着脖颈，使他在转过头去从那垂直尾翼一侧眺望时，感到一点疼痛，但是他迟钝得也没有想到这就是疼痛。空中小姐迈着婀娜的步子走在柔软的舱道上，她们用耳语悄声地和旅客交谈。我要和她们说几句，他强制自己地想，从此刻就要开始习惯外国语思维。可是他又把头转向舷窗。那稳稳不动的巨大银色尾翼上漆着一只红色的姿态优雅的鹤。它撩起两翅，撩成一个优雅的圆。窗外的天空正迅速溶入夜色，视野里开始呈着深蓝。这是我第一次乘一架外国飞机，他想，它身上没有熟悉的国旗图案，它身上只有一只张圆

双翅的红鹤。以前乘飞机前往新疆和甘肃调查时，一眼瞥见那尾翼上的国旗时，他总是下意识地觉得脑海里飘过一声旋律。当时他没有注意，现在他想起来了。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，他微微一笑。可是此时此刻我乘坐的这架 DC-10 的尾翼上没有一块红膏药，没有太阳旗，他想，这里奇怪地漆着一只美丽的红仙鹤。

“…ですが，…ませんか？”

他吃了一惊。我没听懂，这是日语。他突然觉得紧张。那句没有听清的日语还满带着女性的音色和气声，使他头脑更迟钝。我没听懂这句日语，他飞快地想着，飞快中对自己咒了句粗话。他看见眼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空中小姐，正睁大着描蓝的眼睛直望着他。

“…tea，…Do you…？”

这次是英语，他想，用英语更完蛋。我只学过三个月英语。他的脑海中毫无必要地闪过一本许国璋第一册英语课本的封皮。他瞪着那空中美人，额上沁出了几粒汗。他费力地盯着她推着的一辆镀亮的车。

航空小姐窘住了，描蓝的大眼睛局促不安地眨闪。那辆镀亮的车上堆满着五光十色。他突然恍然大悟了。他在恍然大悟的一瞬间迅速地决定：不要免费饮料。

“对不起，威士忌。”他用低沉的英语突然开口了，接着用日语补充说：“加水威士忌。”

他轻轻地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泡着一片柠檬的威士忌酒杯里，几块晶莹的冰块在轻轻击撞。主啊，他想，居然我还能讲得出。接着他啜了一口酒，回忆了一下刚才使用的那两句两种外语。那小姐迈着婀娜的步子走来。递过找回的零钱时她露出一个娇媚的表情。他也向她露出一个大概是表示谢谢的表情。他喝了

两口以后，又开始转过脸，凝视起舷窗外的景色来。

那是一句蕴含丰富的话。能听懂这句话、既不觉得这句话狂也不觉得这句话平淡的人，至少要经过一整套严格训练。刚刚认识第一个字母的时候，有过一种读破天书的快乐。然后就觉得沉浸在音乐之中。那语言遵守着严格的元音和谐律，每一句话都象是骑着一匹速度轻快步点均匀的马，又象是乘着一股灵巧飘摇的风一样好听。那是音乐，我尽管没能掌握它精通它，但我从认识第一个字母时就觉得自己沉入了一派悦耳的音乐。山脉从巴里坤开始向西逶迤绵延，伊犁河谷里又藏着巩乃斯、喀什、特克斯三条河谷。特克斯河谷应该说位于天山腹地的最深处，那条缓缓的绿绸般的河平静地浸着两岸茂盛的绿草。空气中水量充足，树叶上摇响着异乡情调，土壤黑油油地袒露着疯狂的生活欲望，唉，伊犁！……那是一座梯形的青砖墓，砖头已经很旧了。蒿草在黄土夯成的坟圈里摇曳，成排地一面墙般地摇曳，象是挥舞着密集的旗。枣红脸的杨阿訇在前面快步走着，高耸的密密蒿草夹着小道。抬起头来，眩目的阳光亮晶晶地在远近的山峦上闪烁。荒凉的山地啊，极目望去，满眼都是焦旱的土黄色。跟着杨阿訇走着，就象顺着蒿草丛中的小径走进了一个谜。那座秘不示人的墓深埋在蒿草丛中的一个土坟圈里，砖上斑驳的苔藓也是暗暗的黄色。随着这满眼满世界的焦旱的黄土山岭，一切都是暗暗的黄色，任烫人的阳光在上面闪跃着逞狂。苍凉悲壮的西海固，你使年轻人一刹间就成熟啦，你这无鱼的死海。

舷窗外面涌动的云层似乎在闪开着，他茫然盯着那云层，手里握着威士忌酒杯。云层在这个时分呈着一抹玫瑰色。他叹了一口气，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来。点燃香烟的时候他觉得机舱里隐隐起了一阵骚动。他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，耳朵里微微鸣响着一个遥远又尖锐的声音。“从甘肃到土耳其，所有的现代语

我都懂。”他想起了那位灰白短发的老教授的一句话。那个空中小姐正婀娜地走来，她的深蓝色的呢裙服裹着一个丰满的曲线。耳朵里依然有个声音在鸣响着，微弱而清晰，尖锐又遥远。她站住了。他惶惑不解地看见她厚厚化妆的脸上又出现了那个娇媚的笑容。沉鱼落雁，他想，她这一笑简直可以沉鱼落雁，可以引起坠机事故。她还在笑着，但没有说话，两片鲜艳的红唇抿紧着。她朝他挥挥手臂，做了个姿势。他把头转向舷窗，外面的玫瑰色云层开始激烈地翻滚，有点象煮沸的粥。那片垂直立着的巨大尾翼上漆着一只鲜红的鹤；但是它遮住了视线，遮住了那片煮沸的粥的一半。他又转过脸来。空中小姐依然坚持着向他微笑，她又挥起那条深蓝色的漂亮手臂，于是他看见了一排亮着灯光的字：No smoking！

他熄掉了烟。这时他在禁止吸烟的灯光牌旁又看到了“系好安全带”。机舱里还在骚动着，开始降落了，他想。但机舱里的骚动中闪着一张张兴奋惊叹的脸，他觉得那些脸都在向左舷慌慌张张地看。他赶紧把脸贴上椭圆形的小舷窗，他先是看见了那片煮沸了的玫瑰色云层，接着他就看见了那座巨山。

煮沸的厚厚云层依偎着一座巨大的圆锥。飞机此刻正在缓缓地环绕着锥顶飘着。它通体都染着悦目的庄严的玫瑰色。原来在云层之上的高空里暮色象一派温柔的玫瑰，他惊奇地想。飞机在徐徐地庄严地盘旋，于是那座巨峰也缓慢地扭动着，无数条放射线般曳开的脊棱沉重又笔直。光线在改变着角度，那些岩石嶙峋的脊棱一忽儿呈着淡紫，一忽幻入铁黑。他觉着得天穹里响起了一派圣乐，整个天宇都默默地向着这座神奇的巨峰顶礼膜拜。他屏住了呼吸，他仿佛感觉到机舱里还在激动地骚动。DC—10 喷气式客机依然在盘旋着下降，耳里的尖锐鸣叫变成了持久的强

压。他觉得耳膜里脑髓深处生出了一丝剧疼。那巨大的山峰还在扭转着，沉重地从云层里升起着，山体浑圆又匀称。天宇中空无他物，玫瑰般柔和的云海里，只有这座雄大浑圆的巨峰在愈变愈大，威严地充斥着世界。他觉得有一阵痉挛掠过全身，他知道，自己也和乘客们一起淹入了那阵骚动。衬衫的硬领卡得脖颈阵阵作疼，他一把扯开了领带。他在喘出一口轻松的气时，在暗亮的舷窗玻璃里看见了自己的面影。一双焦躁不安、野性毕露的眼睛正在暗淡的玻璃上直视着他。那双眼睛清澈真诚，那双眼睛电火灼灼。他盯着玻璃里的那双眼睛，心里觉得又充实了些。飞机继续下降着，他茫然地凝视着那座暮霭中的巨山。太雄伟了，他想，真没想到它这么雄伟。云海在天穹尽头化成了一片玫瑰色的苍茫，遮住了海洋和岛屿，遮住了正在靠近的机场和都市，象一片无人知晓的大陆，他望着那滚滚远去的云层想道，这片大陆上只有这座雄踞万物之上的山峰。他发现舱里的旅客们开始纷乱地站立起来，从空中小姐们手里接过一张张白纸。入境申报单，他猜道。飞机马上就要着陆了。他也站立起来，束紧了领带，扯直了衣襟。他觉得黯淡的舷窗玻璃里映出了一个挺拔矫健的身影，英俊又坚毅。他轻轻地坐好，接过那位眼睛描蓝的小姐递过的白卡片时，他和她都露出了一个会心的微笑。

老教授搔着那头灰白的短发时，总是习惯地俯下头来。那颗头巨大而笨拙，使人滑稽地想到老教授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一定是个大头娃娃。“关键是语言，”他讲得自信；自信中甚至有一丝不容争辩和蛮不讲理。“这个地域，这个地域——你懂得这个地域有多么辽阔多么复杂么？语言，中亚的关键。你要趁年轻懂得这一点。这个地域，这个地域，嘿，啧啧。”他摇晃着那颗灰白色的大脑袋沉默了，他仰在竹椅上，微微闭上了眼睛，那个灰白色的大脑袋在感叹地晃动着。

他也沉默了，安静地坐在一旁的小凳上。中午的寂寞中响着知了吱吱的干唱。阳光从肥硕的向日葵叶子中间倾泻下来，整个教授宅院沉入一片死寂。他静坐着，握着一本书。

“从甘肃到土耳其，所有的现代语我都懂，”那颗灰白的大脑袋突然睁开了一双眼睛，喃喃地说道。接着那颗灰白脑袋叹了长长一口气，又恢复了沉默。

旅客们提起了手提物品，顺着柔软的地毯鱼贯地向舱门走去。剧烈的疼痛保持着高压，使双耳失去了听觉。他在走出舱门时没有看见那个会笑的空姐，他集中精力走着，在丧失听觉的状况下把皮鞋稳稳踩住蓝色的软地毯。他看见人们在互相露出笑容和牙齿，在无声无息地打着手势交谈。可是声音被滤去了，他只看见五光十色在闪幻，但他听不见声音。软绵绵的舒适的静寂包围着他，他努力握紧了手提箱，准确地踏稳蓝色的长地毯走向出口。那座巨峰和它四翼拖出的匀称的脊棱呈着柔和的玫瑰色，但是它实在太威严太雄大了，他想着，它简直象一个在荒野般的无人大陆上新生的巨人。他交出了护照和机票。穿米黄色制服和束白皮带的海关人员端详着护照上的国徽。他等待着，等海关人员抬起眼睛的时候他送过去一个坚定的眼神。他打开皮箱上的按锁，衣物上面放着的三瓶酒赫然映入眼帘。穿米黄制服的日本人带着一双雪白的手套，抓起了一瓶精装的“特制伊犁大曲”。是茅台酒吗？米黄制服露出了一只金牙。他觉得他听见了茅台二字的发音，但这声音象蚊子嗡嗡一样飘渺。不，不是茅台，是伊犁，他说道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也象蚊子在嗡嗡叫。米黄制服说了长长的、咕噜咕噜的一串话。他一句也听不懂，只听出了一些礼貌的语感。米黄制服唤来了一个穿灰西装的矮子，那矮子鼻子上架着一副细金丝或金属丝眼镜。又是一长串咕噜咕噜的话。他绝望地站着，这次他只听出了一种压慢的语调和速度。为什么一